

转眼已到毕业季

□ 李晓波

转眼间,我的孩子已经准备大学毕业了。时间过得真快,所谓“不舍昼夜,逝者如斯,”四年前的7月7、8日两天,孩子参加了延期的高考,8月19日,在网上收到被大学录取的消息,8月24日,在高中学校门卫处亲自取到了录取通知书,9月19日,我们一家三口乘车出发前往学校报到,第二天早晨我们到达北京西站,上午八时左右,学校的接站车和志愿者把我们送到了学校东门,刚下车,孩子背着书包拉着行李箱就被志愿者接进了校园,不见了身影。就这样,他成了一名大学生。

寒暑交替,放假回家,开学返校,来来往往,有数的几个来回,就这样过去了,今年夏天,孩子就要本科毕业了。

我和爱人想着一起去参加孩子的大学毕业典礼。尽管孩子并不看重这个仪式,可这样的仪式在人生中却是为数不多、十分有限和难得的。记得2019年,孩子高中学校的成人仪式,我们荣幸参加,一家三口还留下了一张合影,孩子带着四角流苏帽,我们站在他的左右两侧,那时的他正是青春少年郎,一脸孩子气,成人礼前夕,孩子告诉我们,明天在仪式上,可别感动到哭啊,傻!如今,已整整过去五年,从最初孩子放弃到医学部就读,复读一年,再一次放弃全省强基唯一的优秀免试名额

和正常的录取批次,到再次选择了心仪的大学,似乎都是冥冥之中的事情。孩子高兴,我们也满意,在第一年决定复读时,孩子说,明年哪怕没考上理想的目标,他也能接受。由此,我们又多了一年的陪读时光,正如他原来的班主任所言,人生最重要的是陪伴!重新走进高中校园,一切恍如昨日,一切如旧。孩子虽出现过情绪波动,但有我们的陪伴,孩子坚强地挺了过来,当然,这也离不开班主任和老师们对我们全家、特别是对孩子给予的理解与支持。人生多歧路,但除却巫山不是云,曾经沧海难为水,事非经过不知难,闯过来了,就是胜利。

四年的时光,没有了父母的陪伴,一切交给了他自己,学习、交友、团建、生病……孩子逐渐学会了独立生活,关键是学会了独立思考、独自面对,尽管说“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但在未见彩虹之前,究竟有多少风雨需要经历,多少个不眠之夜需要煎熬,多少个自习室的通宵,人生究竟是过程,还是结果?漫漫人生路,大学四年的时光,说长也长,说短也短,这是走向社会的基础部分,是人生的基础积累,属于职业前教育,此阶段可以学习生存生活的技能与本领,储备成家立业的能量与功底。人生,也许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结果只是顺其自然的展开,似乎唯有暴风、骤雨、阳光、冰雪、风霜,方能茁壮成长,方能开花结果。

进入大学,迈入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将面临新的挑战,新的不确定性。对孩子而言,是成长、是进步,也是飞跃,对我们来说,孩子是我们的一切,是家庭的未来,反而增添了我们许多担心,以前有关孩子的活动,还会发个微信朋友圈,发个微博,发个空间动态,分享一下孩子的状态,可进入大学后,我们觉得,孩子哪怕取得一个很大的进步,也不值得炫耀了,反而是更为担心与缩手缩脚了。每当别人议论起孩子的时候,上大学了、要考研了、谈对象了、获奖了、入党了、考公了等等,听起来很轻松、很容易,而我们却没有一点放松的感觉,一切似乎都是无形的压力,我们怎么变得如此保守了呢!

大学生活,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从十八岁稚气未脱,到如今二十有余,孩子的人生已经到了新的阶段,四年的大学时光,给予孩子知识、历练,以及眼界,他将以更宽广的视野面对这个世界。可是,眼前的世界,一切都是过

往,一切都又是崭新的;一切都是不能预知的,一切都又是可以想象的;一切都是青春的,一切都又是成熟的;一切都是糊涂的,一切都又是清醒的;一切都是苦涩的,一切都又是甜蜜的。无论怎样,我们想,孩子的成长就像田里的庄稼一样,我们盼风调雨顺,盼阳光普照,盼到了成熟的季节能有个好收成。我们还盼着,孩子活泼,自爱,有一份工作,还要将个人的价值与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同频共振,找到共同奋斗、互相呵护的属于自己的另一半,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和睦、健康、顺利,足矣!

时光荏苒,孩子的大学生涯已落下帷幕,尽管前路漫漫,还需要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期待着他能继续绘就一幅属于自己崭新的图画,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小路。这是父母对子女的期望,也是对子女最美好的祝愿!



凝望荫城,一眼便是千年

□ 蓝媚儿

见过一些人,到过一些地方,一些人见过就见过,一些地方也是到过便是到过,不在记忆里停留,仿佛是时光的手轻轻地把它们抚去了。可是荫城古镇却不一样,仅去过一两次,她就会在你不经意的某个时刻,“叮——”的一声,由近及远、再由远及近地悄悄过来,像是情人温柔的手在你的心上挠了一下,你刚缓过来,她又轻柔地挠了一下,让你的心弦一颤一颤的,于是你的目光再也无法淡定,便是越过千山万水,也要悠悠地飘过去,也许只是一颗铁钉、也许只是一块残旧的木雕、也许只是吱呀作响的木门声,也许只是那用旧的再也不会发声的石碾子,也许还有许多许多……

六年前,我与荫城古镇来了个“人生若只如初见”,想来六年竟是远的,可转念一想却又仿佛是昨天一般,又是极近的。你见或者不见它,它就在那里,你来或者不来,它还在那里等你。

听,“铛—叮叮,铛—叮叮!”小锤引来大锤跟,轻重缓急听分

明。那是谁家的壮汉?红通通的火炉取出烧红的铁棒放在砧板上,抡起大锤,铛!铛!铛!飞溅的铁花映红了古铜色的肌肤……声音再度嘈杂起来,马车声,叫卖声……“冰糖葫芦!”“荫城猪汤,来一碗!”“小粉煎饼!来两张!”那穿了长袍的,倒背了手,在热闹的观街上斯文地踱步;那扎了麻花辫的小女孩手举着糖葫芦,任由大人牵了手,一边吃一边瞅瞅这里看看那里;还有那跑堂的伙计,端着碗热腾腾的猪汤,扯着嗓子回应着“猪汤来了!煎饼两张!”永记铁庄前人头攒动、车马杂沓,掌柜戴着眼镜,紧盯着算盘,手指一通噼里啪啦的操作,脸上的笑容神秘秘……呵,万里荫城,日进斗金,这个明清时期铁货集散地,产生了多少富户商贾。

且看那精美木雕门楣内的女人,衣着华美,坐在金丝楠木的座椅上,伸出纤纤玉手,用手捏了金盘子里的瓜子往樱桃嘴里送,两三人说笑逗乐,兰花指一翘一翘妩

媚妖娆,忽儿那兰花指轻轻一丢,倒如天女散花般,那瓜子皮便轻轻地落了下来……男人们则烫了烧酒,长长幼幼尊卑有序地围坐在一起边吃酒边讨论天下大事,谁家的公子考取了功名,谁家的盘子越做越大,谁家的院落又扩盖了几间……却在这时,只听得一声上党梆子家伙锣什的敲打起来,人们奔涌进玉皇观,那里的大戏《三关排宴》开演了,只听那戏文唱道:“本主官慰国主长途劳倦,践盟约守信义怎敢偷安,幸喜得咱两国休兵罢战,饮一杯和平酒同庆万年……”台下一片叫好声、唏嘘声,台上人物内心矛盾冲突,杨家将一门忠烈深入人心;台下看官一个个也入了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家不是酸甜苦辣咸,各自品尝各自的人生百味。

光阴流转,荫城古镇的观街还是那条街,邻街的商号店铺却没有曾经的繁华,或者在一些碑文的印刻里,还能依稀印记着当时的商业繁华盛景,那些明清时期的精美木雕,静默地述说着远去的故事;

许多年之后,这样的述说同样会成为胶片的底影,能够保留在记忆里的东西会逐渐被时代的节奏带远……这些不会说话的代表古镇元素的建筑符号连接起我们现代与过去的记忆,保护好这些记忆的符号成为当下古镇人的职责与使命。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心之所念,古镇人才会不断地去探寻这些文化符号,去印证一些历史记忆。当历史的脉络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心底时,文化智慧的传承一下子打通了古镇人的血脉,热血沸腾地连接起过去、现在和未来。那弯曲的圪廊、商号的招牌、玉皇观照壁上的腾龙,还有那些美轮美奂的隔扇雕花等,都好似活了一般,它们静默地等待着我的到来,不需要多言,让古镇远古的气息包围了我,脉脉凝望古镇,只一眼便是千年!

想念荫城,只因那里不仅隐藏有我化不开的乡愁,更有一些无法表述的如初恋般的疼痛与我纠缠一生。